

# 成魔之路 西方打造



前沿思考

John Mauldin

不少論者把過去兩周的事情與美國「九一一」襲擊相提並論，歷史當然不會原封不動地重演，但筆者卻有預感，世界正處於轉捩點，中東問題、難民危機以至歐盟現況都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審視，否則就無法理解這些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互相結合，今後將如何影響經濟及投資格局。時局發展至此，不得不對地緣政治問題多加留意。

筆者上周在《劫後歐盟，分裂更深》一文就巴黎恐襲及歐洲未來表達了自己的想法，本文則羅列過去兩周讀到的一些相當有意思的分析，以饗讀者。揀選這些文章並不代表筆者完全認同作者的見解，而是這些觀點有助激發思考，值得大家精讀細嚼。

先由投資研究公司Gavekal創辦人兼主席加夫(Charles Gave)打頭陣，加夫是法國軍官之子，在敘利亞阿勒頗(Aleppo)出生及成長，他在文中追憶童年時的敘利亞，交代一點當前危機的歷史背景。這篇文章為加夫今年9月替法國一份報章所寫，最近才翻譯成英文。

## 中央集權種下禍根

以下文章作者為加夫，題為《哀悼消失的中東》Lament for a Vanished Middle East:

中東民眾驚惶地逃到歐洲避難，實在叫人萬分痛心，而難民投奔的那個歐洲，亦早已完全忘掉中東不過數十年前的面貌。然而，假如對塑造現代中東面貌的事件全無認識，就難望理解眼前這場災難。

因為家族歷史因緣際會，我72年前在敘利亞城市阿勒頗出生。家父是法國陸軍軍官，當時駐紮敘利亞，並支持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部隊，在軍中可為極少數(500人中只有12人)，其餘的都與貝當(Philippe Pétain)領導的維琪政權同一陣線。

我出生時的敘利亞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那是個令人讚嘆的多元社會，名副其實的族裔宗教萬花筒。歷史所有偉大帝國，由美索不達米亞到奧斯曼王朝，都踏足過這片土地，一一留下印記。阿勒頗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續有人居住的城市，在城內堡壘的周圍，阿美尼亞區、猶太區及希臘區近在咫尺，互相連接。外圍則是穆斯林聚居地，德魯茲派(Druze)、庫爾德族(Kurds)、阿拉維派(Alawites)、遜尼派(Sunni)及什葉派(Shia)共治一爐。雖然宗教族裔各有不同，但大家基本上都能和平共處，彼此坦誠相待。教育由宗教團體負責，男生一律上耶穌會興辦的學校，女生則隨基督教修女學習，所有族裔及派別的小孩也一樣。

中東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逐漸受到摧殘，不得不強調兩個歷史錯誤。第一個錯誤關乎我的家族歷史。敘利亞當年仍受法國管轄，我的外祖父舍夫勒(Ernest Schoeffler)是拉塔基亞省(Latakia)省長。拉塔基亞以阿拉維派穆斯林居多，那是什葉派的分支，信徒主要集中在敘利亞西北部。今時今日的敘利亞由他們掌權，儘管實力已大不如前。

外祖父深明敘利亞境內族裔繁多，於是向阿拉維派保證，一旦法國結束統治，他們至低限度可組建自治國，甚至全面獨立。他努力游說巴黎政府，同意盡量讓中東不同人口擁有自己的「國家」。他想像的中東有庫爾德族國家、以貝魯特(Beirut)為中心的基督教國家、立足於耶路撒冷的猶太國家、德魯茲派國家、阿美尼亞人的國家，諸如此類。重點在於這些小國的實力不能太懸殊，避免出現由一國支配其他

鄰國的局面；一旦出現問題，就由充當地區警察的法國、英國甚至土耳其介入，恢復秩序。

然而，由左派政黨組成的人民陣線(Front Populaire)1936年勝出法國大選上台，時任殖民地部長把外祖父召到巴黎，告訴他法國今後的政策是建立「大敘利亞」(Greater Syria)。大敘利亞當然是世俗國家，因為法國左派當時一心一意要做的就是破除宗教。面對此種背景，外祖父做了今時今日很少人會做的事情：堅持原則，辭職不幹。

法國政府照計劃行事，締造一個單一敘利亞國家，由中央政府機關負責軍隊、警察、民生管治、司法、教育及衛生事宜。這種政策的後果不難預見，不同社群為求自保，紛紛以奪取國家機器控制權為首要目標。在敘利亞，遜尼派是大多數，佔人口60%之多。為防遜尼派以多數進而支配整個國家，阿拉維派在其他少數族裔的默許下取得控制權。

## 真正敵人是華哈比主義

我敢肯定，現時逃離敘利亞的難民都是國內的少數派，害怕阿拉維政權終會倒台。事實上，直至俄羅斯軍事介入前，敘國政府的確岌岌可危。敘利亞少數派很清楚，一旦阿拉維派失勢，遜尼派的報復行動不會僅僅針對阿拉維派，而是國內所有少數族裔。

法國及英國當年試圖在中東建立中央集權政府，以為只要略施外交花招，這些國家就會任其擺布，結果鑄成大錯。歐洲列強把中央集權體制強加於截然不同的社區，種下混亂及內戰的禍根，保證日後任何土生狂徒都會極力奪取這套體制，務求把自己的願景強加於其他少數族裔身上，手段往往是「族裔淨化」(ethnic purification)。

這又引伸出第二個歷史錯誤。敘利亞及埃及的遜尼派多數時候都與世無爭，寬容對待異己，他們以部落形式聚居，由長老維持社會秩序，一直相安無事。然而，埃及總統納賽爾(Gamal Abdel Nasser)及敘利亞復興黨(Baath Party)推出泛阿拉伯社會主義，部落傳統隨之瓦解。沙地阿拉伯還以顏色，輸出強調清心寡欲的華哈比主義(Wahhabism)，在遜尼派中因而大有市場。

華哈比主義是伊斯蘭各派系中最守舊的一家，當年伊本·沙地(Ibn Saud)統一內志(Nejd)及漢志(Hijaz)兩大部落，建立沙地阿拉伯，就是得到華哈比教士的協助。過去50年，沙地向中東其他地區、非洲、東南亞及歐洲輸出大量金錢，興建華哈比清真寺，這些只收男生的「學校」只教《可蘭經》及宗教極端主義。「伊斯蘭國」不過是個華哈比工程而已。

約略回顧歷史——觀點角度深受作者的家族史影響——之後，讀者想必會問，怎樣才可以扭轉乾坤。答案很簡單，首先，西方必須認清敵人，那不是穆斯林信奉的宗教，而是華哈比教派。然後，西方要與輸出這種傳染病式極端主義的國家，例如沙地及卡塔尔，立刻斷絕所有關係。

這意味關閉西方在這些國家的使館，並驅逐這

些國家的駐地使館人員。當然，西方不能再接受這些國家提供的政治捐獻，停止向她們出售戰機、直升機、導彈、雷達、坦克車及其他武器就更不用說。法國防衛業難免受到打擊，但向敵人售武不會有好結果，正如列寧所言：「我們用來絞死資本主義者的繩，他們也願意賣給我們。」

投資顧問公司Cumberland Advisors創辦人兼吾友科托克(David Kotok)兩周內發表了3篇關於巴黎恐襲的稿采文章，以下段落節錄自第3篇：

以經濟影響而論，主要恐怖襲擊與沒完沒了的小規模事件，兩者如何區分？

發生在巴黎的連環恐怖主義行動，在金融、財務、保安、軍事及立法的意義上是否與美國「九一一」襲擊等量齊觀？這是最根本的問題所在。

假如答案是否定的，這次巴黎恐襲不過是又一場針對世界各地發達市場及主要經濟體、沒完沒了的恐怖主義活動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假如一如本公司所料，法國在事件後將出現巨變，則當地經濟將作出重大調整，過程中保安會提升，公民會受到更多限制，軍事開支亦會增加。由於害怕再次遭受恐襲，經濟活動難免受到壓抑，法國在這種形勢下增加國防開支，不得不超越歐羅區訂立的債務上限。

邊境管制將會增加，須知歐羅區的一大優勢，在於讓歐羅通行19個國家，並解除所有邊境關卡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，歐洲經濟因而更具效率。一旦各國重設邊境管制，效率就會消失，成本增加之餘，生產力則下降，總體而言將不利經濟。

歐洲報章盡是東歐成員國與「舊歐洲」爭吵不斷的新聞，荷蘭明年1月接任歐盟輪任主席國，其首相呂特(Mark Rutte)想細小的希臘收容10萬難民，但他卻沒有提出荷蘭也這樣做。

也許當大家意識到歐盟正面臨生死存亡之秋，就會回歸理性，但話得說回來，國內政治可能壓倒一切，此所以大家務必留意事態發展。

## 恐怖組織的歐盟

人們何以喪盡天良，幹出「伊斯蘭國」戰士一樣的暴行，筆者實在無法理解。他們到底在想什麼？難道一切就只為那些被賣作奴隸的女童(販賣女童及婦女是「伊斯蘭國」一大資金來源)？為錢？他們的確收入甚豐。又或者，他們只是瘋狂的王八蛋？無論如何，要解除恐怖主義威脅，就要先明白這些恐怖分子的動機。

英國《衛報》11月中報道埃南(Nicolas Henin)的故事，他是法國公民，被「伊斯蘭國」劫持了10個月，筆者認為，他對該組織的認識遠比傳媒訪問的所謂「專家」可信，以下是他對「伊斯蘭國」戰士的描述：

在公開場合，他們以超級英雄的姿態示人，但在鏡頭背後，他們其實是可憐蟲，不過是被意識形態及權力沖昏頭腦的街童而已。法國人有句口頭禪：愚蠢兼邪惡；依我看，他們愚蠢多於邪惡，但愚蠢造就的兇殘暴戾不能低估。令我大感驚訝的是，他們與科技緊密接軌，着了魔似地追看新聞。他們總戴著有色眼鏡看事物，完完全全被洗腦，堅信各種各樣的陰謀論，拒絕承認當中的矛盾。

所有事物都令他們深信自己走對了路，具體而言就末世前的災劫已經開始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軍隊最終要與十字軍、羅馬人一戰。在他們眼中，一切都向着這個方向發展，說到底，一切都是阿拉的祝福。

接著看看資深法國政治新聞記者西蒙斯(Emma-Kate Symons)在Quartz新聞網站的報道，題目為《伊斯蘭國是恐怖組織的歐洲聯盟》(ISIL is the European Union of terror organizations)，指出巴黎恐襲狂徒大多是法國及比利時公民，在以

穆斯林為主的社區長大。伊朗社會學家霍斯勞哈瓦(Farhad Khosrokhavar)表示：「行兇者是歐洲人，來自比利時及法國。」霍斯勞哈瓦是《激進化》Radicalisation一書的作者，亦是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(EHESS)研究總監。

「他們來自法國及比利時的郊區，作惡動機源自對歐洲無比的憎恨。歐洲是他們的出生地，或多或少也把他們教育成壞蛋。」

「這是恐怖分子的歐洲，說來可能有點違反常理，但他們比歐洲人更歐洲化：歐洲還未建立起單一情報組織及警力，他們已經建立了聖戰士的歐洲。」

「這種憎恨包括整個歐洲，沒有國界之分，所有歐洲人都是懲罰對象。」

在刊於法國《世界報》的文章中，霍斯勞哈瓦並指出，歐洲已成為「聖戰後備軍之家，成員都是郊區或市中心貧民區的低下層年輕人」。

這些年輕人認同聖戰主義，主要出於身份認同原因，宗教因素反而次要。對他們而言，伊斯蘭已成為抵抗家徽，沒有其他意識形態可以提供類似的「靈性」(soul)或所謂的「神聖」概念，尤其當其他意識形態特別是極左思潮的已經氣數已盡，毫無吸引力。

## 只能應付不能打敗

曾任職美國國防部的喬治敦大學法律教授布魯克斯(Rosa Brooks)在《外交》雜誌撰文，幾乎向所有人大潑冷水：

至此，一切都耳熟能詳：恐怖分子襲擊西方目標，政客爭相表態，震驚及譴責的形容詞陳出不窮。於是，英國、中國及日本的領導人齊聲對巴黎恐襲表示震驚，美國總統奧巴馬形容襲擊「駭人」及「可怖」；法國總統奧朗德(François Hollande)形容襲擊「可怕」及「可鄙」；印度總理莫迪(Narendra Modi)稱之為「野蠻」；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譴責襲擊者「卑劣」；美國國務卿克里(John Kerry)想必有本較豐富的同義詞典，他形容襲擊「十惡不赦、邪惡及下流」。

巴黎恐襲確是如此，但有一點卻說錯了，襲擊其實一點也不叫人意外。

西方不時遭受恐怖襲擊，基本上已無可避免，在往後數十年，襲擊出現的機會率只會更高而非更低。若要減低恐怖主義的長遠風險——並減低恐怖主義的影響力，避免西方社會自我扭曲到面目全非——大家就別再視恐怖主義為震驚及反常的事情，接受這個問題會一直存在，只能加以應付，不能「打敗」。

若一如布魯克斯所言，恐怖主義只能應付不能打敗，對大家的投資策略可謂意義重大。

筆者上周指出，以目前的建構方式，歐羅區不會長久。這只是開始，不久之後，西方恐怕又要再次出兵中東。油價持續低迷不振，或會令當前不穩形勢擴散；美國經濟不久之後將須應付加息環境，更可能步入衰退。

俄羅斯在總統普京帶領下愈來愈好鬥，中國經濟增長則持續減速；6個月前，這些劇變甚至大多不被察覺。個人想法不能作準，但筆者深信世界正邁向歷史新階段，這不限於科技變革，孕育各種偉大發明的世界本身亦正臨巨變，在過程中被乘風破浪力保資產，恐怕不得不採取有別從前的投資策略。

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，其前沿思考(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)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，擁有過百萬讀者。

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，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，每周對華爾街、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，極具參考價值。

《信報》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，內容由《信報》翻譯。逢周三在《信報》及信報網站www.hkej.com刊出。